

包皮
和
斗烟

著人巴

光明文藝叢書

書叢藝文明光

斗烟和包皮

著人巴

行印局書明光海上

光明文藝叢書

皮包和烟斗

(全一冊)

版權
所有

著者 巴 人

印刷者 光明書局

發行者 光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民國卅五年四月勝利第一版

前記

編定了五六年來所作的短篇，題名曰：「皮包和烟斗」，取古詩以首句名題例，非敢以此爲代表作，特表而出之也。所作類多寄一時感慨，時過境遷，本可將此種作品，永遠埋沒不聞，而猶輯集以付印者，承好友之督促，聊以湊熱鬧而已。故這一集子裏根本沒有代表作。

抗戰以還，這世上要求我的筆向別一方面努力，這是我的悲喜劇！許多青年朋友，或有以爲我是研究社會科學的，或有以我爲研究哲學的，但很少人知我愛的却是文學。然而，我之對於文學沒有成就，於此可見。這就叫我擱筆了。雖有不少題材，却終於不敢執筆。兩年半中間，偶有所作者，僅「大砲主義者」「爲人在世」「白鷺」與「驚夢」等；然皆在各雜誌編者催逼之下寫出；所費時間，每篇僅半天或一個夜晚，粗率可知。

「皮包和烟斗」一篇，寫於南京。時正唱「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而決計「退隱」於「筆硯」，擬發表於「文學」上，却被那時的檢查老爺抽去，積壓於書箱底者計三年，而又幸免於戰

焚，又復積壓於書箱底者二年有半，今重新取出，如釋獄囚，檢點其全身上下，似少犯罪證據；然而我們的檢查老爺却過河去了。我以是愛它，然而憐它太過孱弱！

除上述各篇外，大都寫定於不抗戰的時候。不抗戰而要求抗戰更急。這要求也成為我的「有色眼鏡」，我是如是看，而且如是說了。如以為此中所發感慨，至今尙能觸痛誰某，那該不是我的過錯。過去的瘡毒是應該治好了，若猶讓它潰爛下去，那是不能造福於抗戰建國的。

醜惡的靈魂的揚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文藝家所努力的事，有時不免為「理論家」所纏眉。但過後也許會得原諒，而且欣然贊美了。因為文藝家須看得更遠，也更深。歉仄的是，我不能做到這點。我彷彿在這裏建立我淺薄的理論。

「監房手記」有暇我還想續作。在那裏是太多可愛的人物了。在那裏的生活，也叫我太可感動了。附在這裏，恐殘稿失落耳。人事倉卒，不可究詰，我是否有暇續寫呢，還是徒留心願？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八日，巴人記

目次

皮包和烟斗	一
老石工	二四
革新者	四五
天才	七三
故居	八九
『大砲主義者』	一〇三
『爲人在世』	一一四
白鷺	一二八
驚夢	一三八
龍種 (Conte 之一)	一五六

許太太的打算 (Cope 之二)	一六五
一個謀殺親夫的婦人 (監房手記之一)	一七七
三個偷火柴的人 (監房手記之二)	一八四
靈魂受傷者 (監房手記之三)	一九二

皮包和烟斗

吃過了早餐，黃劍影先生就把皮包挾在膝下，一邊慢慢兒裝着烟斗，點着，啣上，於是斜歛身子在籐椅上，細着眼睛看報。

這習慣，黃劍影先生是十餘年來如一日。

黃劍影先生和皮包、烟斗，這已成了三位一體。天地之間，有了黃劍影先生，就少不了皮包和烟斗；有烟斗和皮包出現之處，錯不了總是我們黃劍影先生。十多年前，這小小的商埠裏各條泥溝而又灰暗的街道上，就算黃劍影先生底皮包頂發亮，就算黃劍影先生底烟斗最別緻。你要是個黃魚小販，站在江橋上，震天價對着螞蟻一般爬過江橋的人們叫賣，你祇要聽到「叮噹」地兩聲包車鈴聲，就立刻會停下叫喊來。順眼看去，你準會瞧到一枝烟斗，橫在一張清瘦淨白的臉上，燦着火，噴着烟，像一支小火輪烟囪。接着你還可瞧到一隻又黑又大的皮包，橫擱在膝頭上；它那上鎖地方一塊銅，白銀似的擦得雪亮雪亮，準叫你連眼也開不開來。可是正當你眼睛給這

白銅鑲得張不開來的時候，那包車就打人之叢中，殺開一條血路，飛快的掠過你面前而去了。那你就知道這一個瘦長身子白削臉兒的先生，你不知道他名字，就叫他『皮包和烟斗』吧。然而我們黃劍影先生在這小小的中古式商埠裏，却是頂頂聞名的。你像這樣會見過他三次，準會有人跟你輕輕咬着耳朵說：『這是本地一個大紳士，黃劍影先生。』你記着，記着；可是你第四次會見他時，依然會不敢提起他的真姓名，你還是在心裏暗暗自訟：『唔，皮包和烟斗又來了。』到現在，這皮包和烟斗雖然破舊了些，然而我們黃劍影先生在社會上的地位，却反而增高了。皮包和烟斗的價值，人們將會說：『你別看黃先生那皮包和烟斗有點兒破舊，那是美國韋爾遜總統用過來的。黃先生的表叔，是韋爾遜總統的學生，出席華盛頓會議時，議論風生，韋爾遜總統就賞他自己用過的這付烟斗和皮包，也算是中國人傳衣鉢的意思。而黃先生呢，不特詩詞歌賦一手都來得，還寫得一手純白的白話小說，講得滿口全新的西洋新名詞，真所謂學貫古今中外，名聞南北東西。自然給自家表叔看中了，才送他這付衣鉢的咯。』這麼着，黃劍影先生的社會地位，却又因皮包和烟斗增高了。所以我說，黃劍影先生和皮包烟斗，已成了三位一體了。

跟皮包和烟斗結成三位一體的黃劍影先生，看完了報，眉頭便如春陽初霽似的展開。今天

的做事程序，又暗暗地在肚裏打算定了。於是站了起來，丟開報，對着穿衣鏡照一照臉，掠了幾下頭髮，整一整衣，覺得已很體面啦！於是，掀開簾子，挾着皮包，翹着烟斗，踱到大門口。

大門口等了老半晌的包車夫，挺恭順地拉着車子迎上來。放下車，用紅綠條子的布擰子，往車座上擰了擰，站過一邊裝做「請」的姿勢，彎了彎腰，於是黃劍影先生昂然地，兩腳像跳低欄那麼地，踏上車，一屁股坐了下去。

拉起車，包車夫回過頭來，意思之間，在問黃劍影先生上哪兒去？

「大新旅館」

黃劍影先生發氣似地說。畢竟包車夫是蠢笨不過的傢伙，連黃先生要上大新旅館去可還不知道。但包車夫恐怕自家聽左，還是回過頭來，招呼道：

「江北岸大新旅館」

「大新旅館就是大新旅館」

這回黃劍影先生真的發氣了。左脚就在車踏上蹬了一下。包車夫連忙：「唔！唔！」的應了聲，拉着車，飛跑去。

包車夫雖然也是十個月養的，可沒黃劍影先生那樣一份聰明。包車夫祇知道黃先生老上縣政府，縣黨部，大江日報館，裘公館，海關衙門……這幾個去處，可沒想到會要上旅館。上旅館去，要見什麼人？接親戚？看朋友？還是瞧粉頭子去？包車夫可料不準。黃劍影先生却自有他的打算。今天報紙上是用大號字這樣登着：『社會學博士孟一柯先生來甬講學，題爲中國民衆運動發展史。現住江北岸大新旅館，將於今日下午二時，在甬江中學開講云云。』黃劍影先生現在就想去會孟博士，二者是瞻仰風采，表示歡迎；因爲凡是要人過境，黃先生總得自己委派自己爲民衆代表的。二者是想向孟博士貢獻些中國民衆運動史料，尤其是關於甯波這一部份。

一說起民衆運動，黃劍影先生昨天還是民衆運動過來的。昨天是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紀念節。縣黨部少不得給開個紀念會，黃劍影先生少不得也去演講了一番。黃劍影先生在這小商埠裏，本來是無會不到，無到不講；更何況這堂堂國際婦女紀念節。但昨天黃劍影先生底演講，毫無疑義地是成功的。黃先生緊記得，自家頂扼要的話，是以下這幾句：

『婦女節，是我們女同胞要求經濟平等，要求地位平等，從幾萬年來男子底強權主義底壓迫下，解放出來的一個可紀念的日子。從經濟平等這一意義上講，我們女同胞必須從家庭的狹

籠裏打出來……使自己經濟獨立起來……從地位平等這一意義上講，我們女同胞不特要禁止男子納妾宿娼，而且要實行自由戀愛，戀愛自由……總之，所謂婦女解放運動，首先要把女子和男子對等起來。比如男子可以抽烟，女子也未嘗不可以抽烟。男子可以剪去辮子，女子也未嘗不可以剪去辮子和髮髻。現在我們女同胞總稱初步成功了，烟也抽了，髮也剪了，而戀愛也有些自由了……凡關於這些，我們在今天必須提起，互相慶賀的。不過，鄙人是講究舊學的，對於說文一道，頗有心得。鄙人以爲婦女節底辮字，實在有些不妥。因爲辮字，是一個女人持帚掃地的意思，也就是禮記正則編「男以治外女以治內」的意思。那麼以一個解放的紀念日，猶名之曰婦女節，這豈不是我們女同胞早已承認自己僅能做一個家庭婦女了嗎？鄙意以爲我們今天要通電全國，把婦女節改爲女人節，藉以附合 man 與 Woman 對稱之義，敬請公決……」

黃先生這麼一說，果然掌聲雷動，大喊：「通電通電。」婦女協會會長莊素吾女士，還過來和他握手，險些兒錯把她那金戒指，套在他的食指上哩。

黃劍影先生一想起這，心頭有點兒油油然，因之擺一擺屁股，踏幾下車鈴，叮哈噹噹地催行人讓路；車子飛快地馳往江橋去了。

轉了一個灣，是半邊街。半邊街是一條魚行駢列的街道。街道循江砌着，街屋迎着江風，腥臭泥濘，混亂難踏；太陽晒不乾的埠頭，海風吹爛了的魚船，「啊——三十元算啦！黃魚——六十斤——啊！四十元算啦——海鰱——三十斤——啊——……」永遠嚼不斷的行裏秤主人底叫喚聲；以及黃包車夫底手鈴打着車槓聲……表現出一種特殊的風格。鰱、鯪、算盤、叫賣聲三位一體的風格。然而，我們黃劍影先生却不然。黃劍影先生是個名士，是個才子，雖然車夫抄近路，拉過半邊街，車子不免沾些泥污，但車座上底黃劍影先生，却是一朵涅而不緇的白蓮。

車子又拉過了一條江橋，那是新江橋，到了江北岸，再轉了個把灣，大新旅館三個顏體大字就映入黃劍影先生眼中了。黃劍影先生下了車，挾住皮包，向大門直衝而入。看一看旅客名牌在第二十三號上，找到孟一柯博士的名字。從皮包裹拿出一張名片，交把茶房拿去。

「會孟一柯博士。」

黃劍影先生漫然地說着，烟斗更翹得高些。

「是。」

一個方臉濃眉的茶房，機警地應了聽，接過名片，就去敲第二十三號的門。

孟一柯博士接過了名片來看，吃了一個驚，便順口吟道：

曾任十人團團長、大江日報副刊主筆、甬江中學代理校長、革命先遣隊政治部主任、長豐米廠老板兼經理、清心女子中學訓育主任、先鋒報社長、圖書館館主，現任江海關參事。

黃劍影祖亞

浙江甯波

念罷，回頭跟身邊一位女士說：

「蘭芬！你可認得他，這是個什麼傢伙？」

「啊！是他嗎？」那女士吃驚地叫出，「是我爸的……」接着她咬着孟一柯博士的耳朵，說了些聽不清的話，悄悄地回到衣架旁，取下春大衣來。

「好的，叫黃先生等一等。」一面孟一柯博士把茶房叫了，回身拉着那女士底手，說：

「那麼，親愛的蘭芬！你回去，向你爸爸直截了當提出了咱們的要求吧——來，讓我祝你此番的成功哪。」

這麼着，孟一柯博士和那女士合抱在一起了。

送走了女士，孟一柯博士請進了黃劍影先生。黃劍影先生打從左手而來，那女士打從右手出去。黃劍影先生沒瞧準那位女士是誰，但覺得這後影好面善。黃劍影先生總以為自家眼界廣，相與的女士們多，自然記不起誰是誰了。

黃劍影先生一進了門，便把烟斗拿下，兩手合在一起，烟斗裏在正中，像機關槍掃射似的，拼命向孟一柯博士作揖，打恭；一邊還口口聲聲：『久仰！久仰！久聞大名，如雷灌耳！』可是黃劍影先生這麼地做了不多會兒，挾在左臨下的皮包，索落地掉在地上。這一掉，可給黃劍影先生掉醒啦！立刻想起了面前站着的人，是個穿洋裝的博士。自家底作揖，不大合式。就在拾起皮包那時，把烟斗仍啣上嘴，霍然地伸過右手，跟孟博士握了握。

孟一柯博士別有想頭在想，不曾看準黃先生這一付慌張情形。握手後，便笑涎着臉兒請黃先生坐。

『請坐！請坐！』孟一柯博士照例遞了一枝烟過來，黃劍影先生翹一翹烟斗，表示自家已經有烟吸了。孟博士笑了一笑，又給黃劍影先生倒上一杯茶。

大家坐定後，黃劍影先生拿了烟斗敲着膝頭說了：

「孟博士此來，有失迎候，抱歉抱歉——府上是哪裏？」

「敝舍是北京——北京——哦現在叫北平了。咱祖基是北平，但現住在上海。因為咱們到過法國的人，非東方巴黎的上海是住不慣的——霍霍霍！」

孟一柯博士每說到句末，就有一串霍霍霍的笑聲。怪像一串蛋殼碰在鐵罐上，老練而且高傲。

「哦原來孟博士還是法國留學生！久仰久仰！可是孟博士是那個學校——」這回黃劍影先生是側着頭，裝出一付洗耳恭聽的神氣了。

「是——是巴黎——唔——是巴黎里昂大學。社會學系。霍霍霍！」

「哦巴黎——巴黎里昂大學。那麼博士論文的題目，可得而聞乎？」

「那篇論文，黃先生還沒有瞧到過嗎？去年，去年不是有人給我翻了過來，登在上海各大報上嗎？——霍霍霍！」

「——愧我見短恕罪恕罪——」

「就是——就是——中國盤古時代社會制度考呀！霍霍霍！」

「哦！那麼孟博士一定研究過甲骨文了。鄙人雖然現在也弄弄新文學，但於小學也略有研究。孟博士的甲骨文，是跟誰學的，羅振玉，還是王國維……？」

「這二位——這二位先生，我都函授過，不過我大部分工夫，——霍霍霍——還是費在巴黎國家圖書館裏。那裏有許多敦煌石室的材料，真是——真是難得的材料。霍霍霍！」

這時，黃劍影先生突然發起呆來了。黃劍影先生怎的忘記了自己底來，意然而立刻抓住機會說：

「唔！材料，難得的材料。可是這回孟博士到我們敝地來講民衆運動史，找到些什麼材料？」
「這個嗎——我找是找到了一點，不過不很充實。正要——正要請教黃參事呢。霍霍霍！」
「那可太——太客氣了。孟博士在上海是那裏發財的……唔唔是在那裏盡義——盡義務。」

黃劍影先生突然又把話宕了開去。深感到自家正面的意思不便提出來。

「咱是在民國大學教書，教的也正是中國民衆運動發展史。這回來貴地演講，又收集些新鮮材料。真是難得難得。霍霍霍！」